



应重视《伤寒论》自序的学习

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，为学习祖国医学所必读。您刊复刊以来，在“中医教学”等栏发表了不少辅导学习《伤寒论》的文章，很受欢迎。但联想到一些初学者，对于要读好《伤寒论》，必须首先精读《伤寒论》自序的问题，却没有足够的重视。往往把学习《伤寒论》的条文当作“份内事”，孜孜以求之；而把《伤寒论》自序则当作“题外篇”，或者不屑一顾，或者不求甚解。这对于中医基本功的训练，应当说是一个缺陷。

如所周知，古今著书立说者为了陈述著作之意，常常要在书首写“序”，或书后附“跋”。其目的是向读者说明该书的时代背景、主要内容、写作意图和写作经过，乃至读该书的态度和方法，以及作者的希望等等。由此可见，“序”的内容的确有别于正文，但它对于我们理解和掌握正文的精神实质，却有着指导和统观全局的作用。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，要深刻领会全书，首先要读好序言。

张仲景的“自序”，正是这样一篇不可多得的文献。“自序”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：首先，作者由“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，望齐侯之色”，所显示出来的前人临床医学“才秀”，联系到“建安纪年”以来，“举世昏迷”，“蒙蒙昧昧”的社会现实，无情地鞭挞了一些“趋世之士”，“竞逐荣势……，惟名利是务”的可鄙行径，及其“曾不留神医药”，以致一旦“婴非常之疾”，生命断送于“巫祝”与“凡医”之手的可悲下场。接着说明了《伤寒杂病论》（即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匱要略》原版本）的写作意图，和他“勤求古训、博采众方”，“并平脉辨证”的治学方法。最后，作者深感医道之不易，严肃地抨击了某些医生不学无术和不负责任的恶劣医疗作风。全篇只有600余字，写得哲理深邃，言简意赅，充分显示了医用古文的精炼性和生动性。非精读细玩，则不能得其要领。

不仅如此，我们今天学习“自序”，还可以“古为今用”，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为借鉴：

第一，学习张仲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治学精神，并用这种精神指导读张仲景之书，指导读其它中医著作。《伤寒杂病论》完成于张仲景，绝不是偶然的。它

是先秦、两汉以来劳动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。正如“自序”所说，是张仲景“勤求古训”，“撰用素问、九卷、八十一难、阴阳大论、胎产药录”的医药学理论，以及“博采众方”、“平脉辨证”的医疗实践相结合的产物。我们从“自序”中明确了这个指导思想，再读《伤寒论》条文时，就不但能够比较自觉地运用《内》、《难》二经所阐述的阴阳五行、脏象经络、病因病机等中医基本理论，去分析和理解张仲景奠定的辨证论治的诊治大法，从而加深对祖国医学系统性的认识，并可以此为范例，自觉地注意联系临床实际，把条文式的理法方药变成活生生的临证指南，不致于胶柱而鼓瑟。例如当我们掌握了“自序”这一精神实质，阅读《伤寒论》的“阳明篇”时，再联系《内经》关于“六腑者，传化物而不藏，故实而不能满”的生理功能，就不难理解“阳明之为病，胃家实是也”这一提纲，以及阳明病下法三承气汤的方义；同样，只有进而联系临床实际中具体的痞、满、燥、实的四大证候，方能真正掌握“腑病宜通”的治疗原则。这样在临症时，如果遇到癃闭患者兼见腹满痛、便秘、苔厚、脉实的证候，自然会想到运用承气汤攻下。俾腑气一通，小便自解，庶不致为“肾虚气化不及州都”所困。

第二，学习张仲景的创新精神，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祖国医学。纵观中医对热病的认识过程，《素问·热论》等篇虽然对外感热病已作了论述，但由于在辨证上拘于“计日传经”，在论治上仅提出“可汗”和“可泄”两个原则，且无具体方药，故还不能直接指导和解决“横夭之莫救”。而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在辨证上虽沿用了《素问·热论》的“六经”之名，却赋予了新的内容。这就是：传经不拘时日，传与不传，全以脉证为凭；在论治上主张：“观其脉证”，“随证治之”，并且从《内经》的“汗”、“泄”两法发展为397法、113方。从而，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，这是中医在热病临床上一次大胆的创新，也为后世温病学说的产生打下了基础。其实，他在创立伤寒学说的当时，已在“自序”中声称：自己的学说“未能尽愈诸病”，并表明他是反对“各承家技，始终顺旧”的。可见，仲景本人并不认为他的《伤寒论》已经穷尽热病之诊治。这正是他可贵的创新精神之所在。医疗实践业已证明：温病

学确实“青出于蓝”，并足以羽翼《伤寒论》原著。因此，学习张仲景的创新精神，即使在今天，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第三，借鉴张仲景“爱人知人”的人道主义精神，加强我们的医德等方面的修养。在医德方面，“自序”中提倡“救贫贱之厄”，“爱人知人”，并告诉读者他之所以要撰著《伤寒杂病论》，是由于“感往昔之沦丧，伤横天之莫救”。这种高尚的医德修养，正是造就一代良医的首要条件。在医学修养方面，“自序”中指出：医学科学“玄冥幽微，变化难极。自非才高识妙，岂能探其理致哉？”因此，他主张“精究方术”，反对“不念思求经旨，以演其所知”。“自序”还抨击了“省病问疾，务在口给”的江湖骗术，竭力反对“相对斯须，便处汤药。按寸不及尺，……明堂阙庭，尽不见察”的草率从事的作风和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。我们学习张仲景“自序”时，上述这些见解很值得我们借鉴。但由于时代的局限，“自序”中也有美中不足之处（如结尾引用“生而知之”云云），则不应成为我们兼收并蓄的内容。

江苏省金湖县人民医院 徐承祖

对《伤寒论》自序若干 注释的推敲

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一书，是祖国医学中极其重要的著作；《伤寒论》自序，则是脍炙人口的精采文章。因此，从1960年的中医学院各版《古文讲义》试用教材，至1978年的《医古文》，均选用了这篇文章。下面，想对目前全国统一教材《医古文》中的“《伤寒论》自序”一文的若干注释，提出进一步推敲的意见，以求教于诸同志。

（一）“[企踵权豪]向往有权势的人。企踵，踮起脚跟盼望。”（见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版《医古文》注释，以下均同）

按：（1）“响”字错，应为“向”。（2）“企踵权贵”已是行动，不仅仅是向往了。故全句注释可改为“提起脚跟，攀附有权势的豪贵。”

（二）“[孜孜(zīzī 兹兹)汲汲(jíjí 吉吉)]急急忙忙的样子。”

按：“急急忙忙”，只解释了“汲汲”；“孜孜”没有解释。可改为“努力不懈的心情，急迫的样子。”

（三）“[震栗]惊得发抖。”

按：“震栗”是联合式，不是动补句式。可改注“震惊、战栗”。

（四）“[横夭]夭折。”

按：把“横夭”注为“夭折”，只注了“夭”，“横”未解。“横”，应指突然。

（五）“[胎胎药录]疑为古代关于妇科、儿科方面的书。”

按：除上面这种注释外，是否可以考虑注释为“最早的药物方面的著作。”因为：（1）从文字上看，胎，始也；胎，首也。《胎胎药录》，注为最早的药物方面的著作，似可以。（2）从上下文看：张仲景撰写《伤寒杂病论》时，参考了《素问》、《九卷》、《八十一难》、《阴阳大论》，皆医理方面的书；撰写《伤寒杂病论》同时参考药物方面的著作，应是自然的。（3）张仲景在方药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。这与他“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”分不开。因此，把《胎胎药录》注释为最早的药物方面的著作，则顺理成章了。

（六）“[玄冥幽微]言人体生理、病理的变化微妙幽深。”

按：如从字字落实考虑，拟改为“玄妙、深奥、隐微、精细。”

（七）“[按寸不及尺]只按寸脉，不按尺脉。喻诊脉不周到，不全面。”

按：注释为“喻诊脉不周到，不全面”，是正确的，但说“只按寸脉，不按尺脉”，却令人难以置信了。因为“寸”即寸口，是包括寸、关、尺的，因此，按“寸”总是要及“尺”的，为什么又说“按寸不及尺”呢？查《灵枢·邪气脏腑病形第四》：“脉急者，尺之皮肤亦急；脉缓者，尺之皮肤亦缓……”。因此，“寸”，指寸口；“尺”，指腕关节至肘关节这一部分，也即指关部到尺泽穴这一部分。

（八）“[短期未知决诊]连最近期间病情变化都不能诊断出来。”

按：“短期”，拟改为“危险之期”。古人也从临近死亡理解“短”，那么：“短，未六十；折，未三十”。“未冠曰短；未婚曰折”。“兄伤弟曰短；父伤子曰折”。如把“短”注释为“死”，太死板了些，不如注为“危险之期”。

又：“决诊”，指迅速地、果断地诊治。因为：“决”，疾也，快也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我决起而飞”。“决”，又有果断处理的意思。《礼记·曲礼》：“分争辩讼，非礼不决。”

因此，“短期未知决诊”的注释，拟改为“病情到了最危急的阶段，不知道迅速地、果断地诊断治疗。”这样，“短期”与“决诊”之间的内在联系就突出了。

南京中医学院 黄剑朋